圆桌讨论：南斯拉夫解体深层次原因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7-08[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2341&idx=1&sn=2d46a239ca17cd9ba0bfea4b50e45df6&chksm=8bb07904bcc7f0126e9c08fb5c34d02ab42dbc5506a7169c6d045cd781a15ba90094f99b414f&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8)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潘   光  |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

**解体前的南斯拉夫**

**缺少自己的文化自信**

主持人何婕：张教授初去南斯拉夫的时候，感觉这个国家很繁荣，也很开放，甚至开放得有点过了头。开放得过了头，您觉得包括哪些内容？

张维为：上世纪80年代，我去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去联邦大厦，后来被北约炸弹给炸掉的，就是它的联邦政府所在地。一进去，全是挂的西方现代画的作品，挺漂亮的。但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一点南斯拉夫自己的东西。它当时跟德国法西斯打仗，这里是最激烈的战场之一。铁托有四个旅直接进入战斗，最后是打游击，也有阵地战。**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我们不光讲非常悠久的传统文化，我们也讲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它那块显然少了一点。另外就是你看举行国宴，它摆在酒吧里面进行，看上去好像是很时尚，但突然发觉少一点他自己本身的自信心。**

主持人何婕：等于放弃了对自己的价值和精神的坚守。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所以这个问题同样问一下潘教授，您一直研究文明、文化问题，在您的观察当中，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它有没有在它的历史上，建立起来属于自己的要坚守的、要传承的一种文化的理念？

潘光：这个国家是1918年才成立的，很晚，所以这个国家确实是根基不稳。然后还有个特点是联邦制，南斯拉夫那时候，实际上铁托去世以后，各个联邦的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从民族这个角度，就是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就上升了，再加上刚才张教授讲的意识形态，党校不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讲了，所以这个本来应该捏在一块儿的，但这样就不稳当了。

**颜色革命加剧了**

**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

张维为：对，我补充一句，我说即使这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肯定是要解体的话，也不应该像这个方式来解体。

潘光：对。

张维为：所以我是批评德国的，德国是第一个承认南斯拉夫解体的，当时欧盟都有意见，说这个承认恐怕会马上导致内战。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但德国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原因，因为它跟克罗地亚、跟斯洛文尼亚历史上，包括二次大战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关系，它们认为那是它们的领域，你知道吗？德语区影响的地方，（因此）第一个出来承认这个南斯拉夫的这两个共和国的独立，所以这就开始了一个解体的过程。

潘光：而且斯洛文尼亚都是天主教，跟德国是比较接近的。斯洛文尼亚原来是奥匈帝国的。

张维为：对。

潘光：所以说呢，德国认为这块地方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主持人何婕：所以除了刚才张教授说的，可能有一些外部的势力在这里面确实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这个之外，最后解体，各个民族之间就形同一盘散沙？

张维为：**撒切尔当时讲得非常清楚，说南斯拉夫是布尔什维克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堡垒，要粉碎它。那么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定要拔掉这根钉子，所以它在南斯拉夫是完整的“颜色革命”的套路。**所以后来我当时跟南斯拉夫的朋友也这样交流的，我说你现在回头看，即使退一万步，西方模式是个不错的模式，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模式对你是不适用的，你要采用这个模式，一定是国家（南斯拉夫）要解体的，这个后果你们当时想过没有？考虑过没有？思考过没有？都没有，都是真的完全是一种浪漫，甚至是浪漫主义。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结果什么都解决不了。

潘光：我记得1988年，布鲁金斯学会，我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来了一个南斯拉夫学者，他的整个思想没有一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主持人何婕：就是全盘西化。

潘光：就是到美国来学习西化的，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碰到他，他说哎呀，这个路走错了，他就举例子，他在大学当教授，（原来）他们的教研室里有塞尔维亚人、有克罗地亚人，有斯洛文尼亚人，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我说后来怎么办？现在都像仇人一样，打到后来就是互相（斗争），这些事情想起来都是非常悲惨。

张维为：实际要放到中国情况很容易理解，因为你看我们新疆，连着好些年，恐怖主义事件，但我们党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始终强调这是少数人，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子，不是维吾尔族，维吾尔族、汉族是一家人，我们是这样做的，但它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它是强化对抗，强化种族矛盾，强调差异，然后强调你杀了我，我就要杀掉你，这就出大问题。

潘光：最后就是以暴易暴，以暴易暴就是恶性循环了。

张维为：对对对。

**经济改革不能没有政治把关**

主持人何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铁托执政的时候，他可能做了很多经济方面的决策，他不是根据市场规律来的，很多就是计划经济，张教授举了个例子，造了很多“政治工厂”，各个板块之间，它也没有良性的互动，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造成离心力大于向心力，那这个情况整个南斯拉夫它当时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张维为：已经非常难了。**因为在1986年我们去南斯拉夫的时候，它中央政府已经权力非常弱了，基本上只有国防和外交了，特别是手中没有中央政府的财政。**这个实际上我们也汲取了很多教训，你比方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度我们是搞财政包干的，当时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结果发觉中央政府的钱越来越少，地方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后来搞了分税制的改革，就是建立完全新的税收系统，一部分税收百分之百归中央政府，一部分税收百分之百归地方政府，还有一部分税收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共同分享，然后中央财政慢慢就起来了，解决当时国家能力太弱的问题。

潘光：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强大、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党的领导，还有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就不怕这些问题。民族宗教问题上，我们牢牢地把住，千万不能有一个漏洞。南斯拉夫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政治关没把好。

经济关是次要的，政治关没把好，所以经济就出大问题了。

张维为：这一点潘老师讲的是对的，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甚至到中期，我们还非常认真地，每年都派各种各样考察团去南斯拉夫考察。我们当时1986年去的时候，我们里边有中国一些当时不叫发改委，叫搞改革的专家一起。比方我们研究具体问题，就是你们改革中、企业中党组织怎么发挥作用，南斯拉夫怎么说的，它说我们的党组织就变成跟工会一样的了，这就是我们当时了解到的情况。那现在回头看它是犯了错误了。那么我们当时就是客观地了解，当时因为它做了大量的改革探索，但很快就是我们实际上走到它前面去了，我们的改革要比它改革得好。

主持人何婕：幸亏没有学当时它的这些所谓的经验。

张维为：对对对。

**南斯拉夫的纠错能力**

**薄弱的原因是什么**

主持人何婕：一个国家跟一个人是一样的，人有的时候也要不断地对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小错误，我们要不停地纠，要保证一个非常好的航向。那对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来说，它这个纠错机制，纠错能力，是不是也是个大大的问号，原因在哪？

张维为：这个铁托自己有责任的，就是没有一个强势的领导核心了，他是一锅水端平，这么多共和国，每个共和国的党的第一书记来当南斯拉夫联盟，当一年总书记，然后共和国总理也是，我们当时去那个总理他也是某个共和国的总理，也当一年。

主持人何婕：就轮值主席。

张维为：轮值。

潘光：轮流做庄。

张维为：轮流做庄，结果是这个证明是根本不行。

主持人何婕：那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呢？

张维为：**我们现在回想也是，觉得铁托他太自信了，他当时觉得我经过三十多年的完全统一一起生活，经济整合也不错，跟欧美在谈怎么加入欧盟，他觉得很自信，他跟外国记者都说我百年之后，南斯拉夫不会有问题，后来证明靠不住。**

主持人何婕：没想到瓦解得这么快。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所以其实一个政治人物非常重要的还需要一种前瞻性、对趋势的判断。我们接下来也就这个问题再开放我们现场的讨论，现场的朋友们都很年轻，也听听大家对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曾经的这个国家还有多少了解和记忆。来，大家可以提问，哪边先开始都可以。

**将来中华文明是否能够**

**为世界提供新的价值观**

观众：三位老师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观众：我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

主持人何婕：欢迎您。

观众：我想问三位老师，在将来中华文明能够为世界提供新的价值观吗？

张维为：中国文化它有一个特点，这是西方文明相对少的，就是它更加世俗化，英文叫Secular，它不是宗教化的。**所以你跟西方文明一比较，你就发觉我们历史上儒释道是互补的、共存的，非常有包容性，这个是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智慧，我们宗教之间不走极端，互相包容。**但是有一条我们一定要讲，我跟西方人经常讲，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背后还有一条，就是非政治化。**宗教不能干预政治，这个是世俗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教分离，中国一直是这样做的。**

主持人何婕：对，因为大家可以想像，如果这个立场永远是非此即彼，非你即我，那这个冲突一定会发生，只有这种包容的、世俗的，可能大家才能够弥合这个冲突，重新开启对话。

张维为：对。

**中国为促进**

**巴尔干地区和平做了什么**

主持人何婕：好，我们再看看这边有没有朋友要提问，来，欢迎这位。

吕莹：主持人好，两位教授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吕莹：我叫吕莹，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主持人何婕：欢迎您。

吕莹：我今天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自有的发展模式已经很好了，并且我们是提倡“一带一路”，然后不久前也和欧盟签订了协议，那在这样大好的前景下，中国会不会给巴尔干地区的和平带来好的影响呢？谢谢。

主持人何婕：请坐。两位都说到了，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因为那么多的伤痛，那么几十年的伤痛的累积，可能彼此之间矛盾很深，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开启一种合作？

张维为：你刚才具体提到就是中欧达成的投资协议，这是个好协定。我现在看了一下南斯拉夫，你看一般现在说比方说6、7个国家，这当中成为欧盟成员的只有它两个最发达的，一个是斯洛文尼亚，一个是克罗地亚，其他都不是成员。换句话说，这个协议不会覆盖大部分的前南斯拉夫的成员、巴尔干国家，跟它们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和16+1，现在希腊进来，17+1了， 讲白了就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是我们双方，就是中国和这16、17个国家总体上都互相有积极性的，是做得不错，这个是可以帮助他们的。

**当然我们事实上也是有一些重点的，那么和塞尔维亚的关系相对而言更加好一点，这也由历史原因形成的，所以这个意义上，对于改善中欧关系也有帮助的。**欧盟解决不了，我们可以帮它解决，而且我们跟欧盟说我们这样做全是开放的，对不对？也欢迎欧盟一起进来做啊。所以这就是现在一个局面，我了解的情况。

潘光： 17+1现在有几个大的项目，进展非常顺利，塞尔维亚那个钢铁厂现在搞得非常好，那个钢铁厂在南斯拉夫瓦解以后，钢铁厂没人干了，几千工人失业了，结果中国把它拿下来了，现在恢复生产，搞得非常好。另外就是匈塞铁路，从布达佩斯到贝尔格莱德的铁路，现在快修成了，这条铁路完全是按照中国标准，使中东欧的人大开眼界，比西方有很多东西都更先进。

张维为：对。

潘光：还有就是习主席上次参观的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这是我们中远拿下来的，然后我们上港拿了以色列的海法港，这样的话17个国家现在都参加“一带一路”了。而且都参加了亚投行，所以我们现在的船从红海过去，通过苏伊士运河，就可以到以色列的海法港，然后从海法港到比雷埃夫斯港，然后再接下来意大利又拿了两个港。所以这个“一带一路”整个进去了，会大大地改变欧洲的面貌。现在这也很有意思，现在欧盟有点意见，但是美国人一直在后面挑，然后现在总体来说，这个17个国家还是很支持的，最积极的就是塞尔维亚、匈牙利、希腊这几个国家。

主持人何婕：你看我们刚才讨论中欧投资协定也好，包括还有刚才说“一带一路”也好，对这个巴尔干，或者是其他一些欧洲地区的影响，你想很多国家原来处于这样的一种分裂，剧烈的冲突对抗当中，人民是最辛苦的。那我想这种经贸关系，其实就是很基础的一步，慢慢慢慢随着时间推移，可能真的可以做出一些成果来。好，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这边，有吗？来，欢迎这位。

**所谓的民主化浪潮**

**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姜雅丽：我叫姜雅丽，一名公司职员。

主持人何婕：欢迎。

姜雅丽：在亨廷顿这一些西方学者，他们提出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里，南斯拉夫分裂成了多个国家，苏联也解体了，我想请教两位老师，这所谓的民主化浪潮，它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它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对我们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

主持人何婕：好，请坐。

张维为：亨廷顿专门写了这本书，就叫《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照他的定义就是，大致上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葡萄牙、西班牙开始的，佛朗哥政权下台之后开始民主化。然后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中国台湾也开始所谓的民主化了。然后上世纪90年代苏联崩溃、东欧崩溃，他把整个放在一起是第三波民主化。**中国改革开放几乎经历了整个这个过程，现在回头看，亏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坚持，否则的话，是出现大问题的。**因为当时每一个阶段，这个浪潮都传到中国，包括戈尔巴乔夫当时执政的时候，提出这个开放、公开化、公开信，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知识界的人积极响应，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坚持，**邓小平非常明确，全球化是包括经济和政治，政治全球化就是所谓民主化，中国不参与，但经济全球化我们积极参与，参与过程中趋利避害。**

但很有意思，最近你可以看到，很多讲这个第三波民主化怎么突然就终止了，然后他们讲都是说是因为中国，说中国崛起，两个原因，一个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说明美国模式不行了，然后有中国的崛起，人家觉得中国不采用西方模式可以做得很好，然后整个他们就要民主衰退，所以这两个连在一起看就知道这个过程，西方怎么看中国的，我想大家会更看清楚西方这个模式不行的，就我老讲的，这个模式有基因缺陷，最终是一路走衰，除非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我们把政治改革这个帽子还给西方，他们要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

主持人何婕：对，张教授一直说，赶紧改革吧。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好，潘教授，您的观点？

潘光：当时苏联搞“休克疗法”，现在他们都认为这个是错误的，当“休克疗法”把国有资产一下都卖掉了。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坦克厂卖给一个私有企业家，500万美金，这个坦克厂不知道值多少个亿呢，对不对？现在回过头来呢，这个普京的做法就是把那些金融寡头在“休克疗法”、在私有化当中发财的那些人的财产剥夺。逐步再恢复国家的控制权，这个方向还是对的。

主持人何婕：好，你看我们讨论到这里，真的是一起回顾了曾经存在的这个南斯拉夫国家发生的种种，现在回过头来看，你看有些政治人物他可以说哎呀，回过头来看，是犯错了，但这个错误太大了，那么多的人可能失去生命，流离失所，国家分崩离析，这种代价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承受，也没有人能够承受。所以当回看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还是理性地思考那个问题，一个国家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在关键问题上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方向，这样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领导力量，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力量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好，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1年07月05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